

刊头摄影:杨国美  
题字:赵守阳

## 生活素描

## 白驹豆酱

○丁日旭

三句地方口头俗语,都与我们生活中的酱、酱油“做了亲”:“宁倒酱(将)缸,不倒酱(将)台。”“未经厨匠手,一股酱棒气。”“打酱油的。”

酱从哪来的?相传,越国范蠡七岁时在财主家管理厨房。由于没有经验,饭菜常常做得不称心而剩下许多,时间一久,便成了酸馊食物。为防主人发现,范蠡将这些食物放在储藏室里。然而,这事最终被财主发现,财主限他十天之内把酸馊食物变成有用之物。聪明的范蠡将长了绿毛白毛的食物晒干再用锅炒熟,加点温水搅拌成糊喂猪。后来,有个小长工与范蠡开玩笑,将这食物放在面条里给范蠡吃,没想到,面条特别有味。小长工道出原委后,范蠡得到启发,制出了美味可口的酱。

宋朝人将加工酱和豉得到的各种酱汁,称为酱油,作为调味品开始流行。到清代,酱油的使用远超过酱。在《随园食单》中,酱油已经取得重要地位。

过去白驹古镇的老百姓,家家会做酱。黄豆酱的制作过程很讲究。先把精选的黄豆淘洗后下锅煮熟,熟到什么程度要掌握好,煮过了烂熟了不行,没煮到位半生不熟又不行。用面粉与黄豆和起来,揉面一样揉拌匀了,下锅炒。炒到什么程度也是门道,要炒黄,但不能焦。一旦有焦糊,会直接影响酱的品质。炒好起锅后,拿薄刀一切,切成厚薄均匀的片子,晾着。酱卤的盐放多少量,用生鸡蛋来考量。将一个生鸡蛋放入卤中,通过观察鸡蛋的浮沉便能准确掌握咸度。盐放多了卤咸,鸡蛋浮起得多;盐放少了卤淡,则鸡蛋下沉得多。

酱缸一般是选择敞口子缸,口径大而不怎么深,晒酱的时候晒得更完全。夏天在门口的场地,用砖头垫起一定高度的平台,把酱缸稳稳地放在上面称为“酱台”。

酱缸里面的酱历经日晒夜露,逐渐变成酱紫色。白天三四十度的暴晒,晒得往上直翻气泡,酱香也就弥漫开来。主人为了防苍蝇,用一块纱蒙住酱缸,苍蝇绕住酱缸像得直转,硬是想不出破解的办法,气得往酱缸里使坏……

我奶奶每年总要在酱缸里放十片八片“酱瓜子”。自家田里长的瓜,摘十条八条大的,剖开洗干净,晾晒脱水后放入酱缸里酱制。我们小时候总是偷偷摸摸地掐一块塞嘴里,被甜中带咸的酱汁浸润得那叫一个惬意,仿佛往喉咙里游的感觉,真的好吃。若干年来,我仍难忘奶奶做的酱瓜子。

## 平凡人生

我比较相信第一感觉。初见辫儿哥,就觉得他有意思。

眼前之人,个头高挑,腰杆笔直,皮肤黝黑,手脚麻利,双目清澈,嘴角上扬,满脸良善,后脑勺却醒目地扎着一根马尾辫,有点自带光芒的艺术家气象。一时好奇,我便主动加了他的微信,微信名曰辫儿哥。

我们这次夏日避暑自驾游,以北京摄影家为主,加上辽宁、河南、江苏的四人,共十三人散装团,汇聚北京,浩荡北上,穿过燕山山脉,地势一路抬升,在海拔1600米处,入住“光影客栈”——辫儿哥经营的农家乐。客栈所有空白墙面都是摄影家们留下的精美作品,我在这些照片前久久伫立。绚丽多彩的画面,悄无声息地渲染着草原的辽阔与优美,就像那些熟稔于心的草原歌曲一样意味隽永,亦诗亦画,宛如仙境。

辫儿哥一手打造的高原客栈,刻意与都市文明保持距离,没有一样现代化设施,返璞归真,土得掉渣,构成了一道别样的治愈系风景。当日,我和爱人被辫儿哥安排在四合院的东北角一间,推门进屋,惊喜地发现是炕,此前只在影视剧中见过的炕,突然出现在面前,有点小激动,我仔细观察眼前的炕,北侧东侧贴墙,西侧南

侧红砖砌成,留一尺见方的炕洞,以铁皮为门,贴着大红福字。房间不装空调,辫儿哥提醒,夜里冷,盖好被子。以前习惯睡席梦思,现在躺在炕席上只铺一层床单的火炕,突然有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踏实,好像小时候在老家场院里玩睡着了。房间东墙北墙皆有窗,窗外即山,草原之夜,月朗星稀,群山静默,万籁俱寂,第一次在大山怀抱里入睡,依山而眠,一夜无梦。

来草原的第一个夜晚,我找回阔别已久的婴儿般睡眠。

初来乍到,样样新鲜,可眼前这居住条件,晚上上场雨就突然停电了,手机一点信号也没有,黑灯瞎火,我暗自思忖,辫儿哥靠什么留住我们?辫儿哥准备的第一顿饭,就打消了我的顾虑并征服了我们的胃。

漫山遍野的青草香,沁人心脾,或许是嗅觉唤醒了味蕾,或许是舟车劳顿带来了饥饿感,来自草原原生态的鸡蛋,家常豆腐,土豆南瓜炖豆芽,大快朵颐,大呼过瘾,风卷残云,一扫而空。辫儿哥的父母在锅灶上忙碌,他则一趟一趟端盘递菜。无需刻意营造,热气腾腾,亲情四溢,真的就是一种家的氛围,实实在在,地地道道,轻轻松松,说说笑笑。平时在家,我和爱人的晚餐都是吃点水果零食,简单对付一

## 辫儿哥

○陆应铸

平时我不太喜欢吃饺子,觉得不易消化,可这几天在草原上食欲大增,各种饺子尝了个遍,也吃了个饱。“哈拉海”馅饺子引起了我的好奇,辫儿哥解释,哈拉海是蒙古语,一种山野菜,具有调节血压、活血化瘀、排毒养颜、清凉解暑等功效。辫儿哥是草原百事通,我每天都能从他口中得到草原的新知识。这里随处可见的蒙古马,自古以来便是骁勇善战的军马,耐力好,跑得快也跑得远,野外生存能力很强,能在无遮无挡的草原上抵御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,能扬蹄踢碎狼的脑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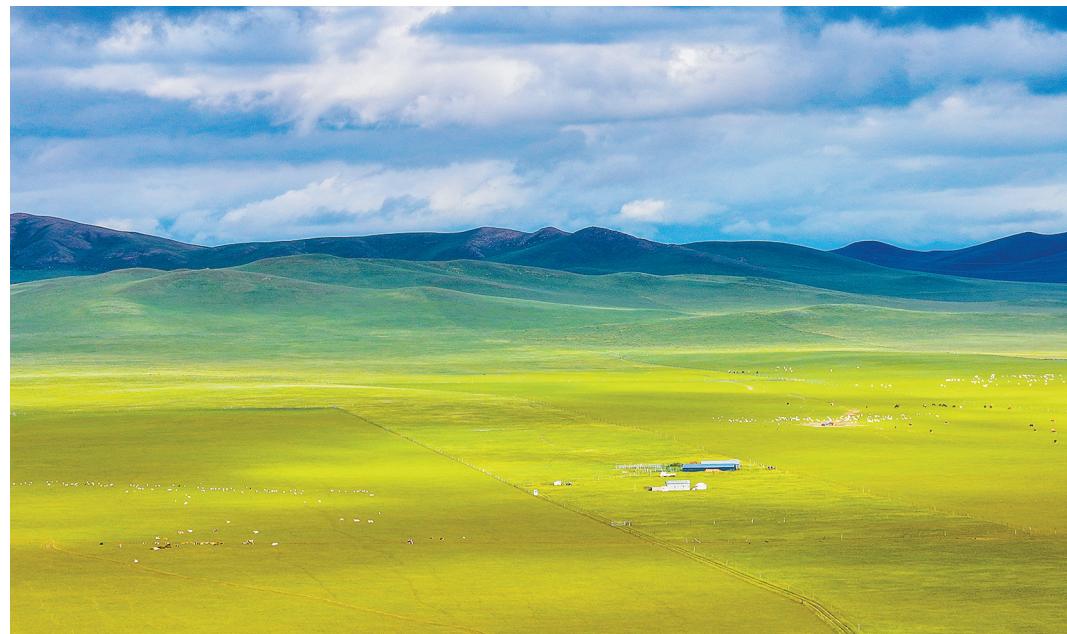
这是高原深处的世外桃源,两侧看不到尽头的山峰形成狭长山坳,包括辫儿哥在内的八九户人家组成了蛤蟆坝村,坐落在桦木沟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内。客栈旁边就是山,沿着木栈道上山,就是观景平台,辫儿哥引导我们观景,自己则弯腰维修被牛马踩坏的栈道步梯,这是一个闲不住的蒙古汉子,话语不多,勤劳朴实。辫儿哥的身后是另一片广袤草原,草原上总可以看到成群的绵羊和黄白相间的西门塔尔牛,远远望去,在碧绿的草地,成群的牛羊,仿佛是流动的音符,与茂密的白桦林、连绵起伏的山峦、伸手可触的白云,共同组成内蒙古高原恢弘磅礴的交响诗画。

送客的饺子迎客的面,离开乌兰布统的前一天晚上,辫儿哥安排我们吃饺子,

## 心香一瓣

## 一件小事

○杨春霞

草原风光如画  
新华社记者 连振摄

## 人间亲情

## 母亲八十字写字

○王中霞

有的留言都是老爸读给她听。

两年前,老爸生病离世,再也没有人每天随时随地为她阅读了,老妈说她也不愿意缠着我们,她希望自己能读懂,于是,老妈开始学着认字。

一开始是认街道的路牌、商店名,我带着她逛街,老妈像上了瘾似的,一处不漏。如果错了我就纠正她。老妈也算有灵气,纠正一两遍,她就牢牢记在心里了。

有时候我们开车带她出去兜风,无论我们在谈什么内容,她总是盯着车窗外的所有汉字,大声地读着,我夸奖她很聪明,她就很骄傲地说:“我后悔没有在七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学。”

有时,身边都是熟人,老妈也好意思大声读,错了也不会觉得难为情。她会把“爪”读成“爪”,“酒”读成“酒”。被我纠正后,老妈总是笑着说:“我就说呢,不少字长得真像亲姐姐。”

后来我买一些识字卡片给她,老妈特别高兴,晚上还熬夜学。我让她不要这么拼,她说反正睡不着。一到周末,她就开始向我汇报学习成果,一

本识字卡片,六七天时间,她竟全认识了。我说她脑子挺灵活,识字量达到一二年级小学生的水平了。

现在,我姆基本能看得懂她抖音上别人的留言,有时她会打电话告诉我:“还有人说我,大美女表演精彩!有我这样老的大美女吗?”我为老妈的进步感到惊讶,她竟然在自己最不擅长的方面取得这么好的成绩。

其实老妈除了读书学习,在别的事情上都从来不服输。老爸年轻时身体就不好,家里所有的活,就只有老妈一个人干。她会开拖拉机,会耙地,会扬场,夏季都是凌晨三点就下地干活。去年冬天,79岁的老妈竟然跟着抖音上学会了织帽子、袜子。所以,她能在两年时间里认识1000多个字,也不奇怪。

我把老妈写字的视频发在朋友圈,一个熟人留言:“江苏教育不得了!八十岁老太太也要卷起来了!”

“谁道人生无再少?门前流水尚能西!休将白发唱黄鸡。”八十岁的老人,依然可以让生命熠熠生辉,依然可以活出属于自己的美丽!

## 休闲时光

## 家乡的味道

○王增林

“你们是不是经常出来吃这样的炖菜?”“不是。特别想家的时候,我们就来这里解馋。”

又一批菜炖熟了,现在端着盆子坐下来的是,是刚才点菜的几个女生。她们吃着,叽叽喳喳的,言谈中流露出抑制不住的欣喜。

我明白了,孩子们围着的这个食摊,看上去选择的是不同食材,实际上,萦绕在他们心头的,是一种对家乡、对父母的依恋。

“家乡的味道”“母亲的味道”,这是刻印在人们味蕾上的永恒记忆,它伴随着人的一生,哪怕是走到天涯海角,这种记忆永远也不会改变。吃到家乡菜,许多人便会勾起对家乡、亲人的思念,也正因为有了这份难以忘怀的记忆,人们才会有生生不息的前进动力。

## 漫画



小心有陷阱 新华社发

临近晚餐时间,学校后门敞开,不少学生鱼贯而出。此刻,夕阳在天,晚风轻拂,树梢镀金,鸟雀归巢。

傍晚校门外的后街,熙熙攘攘,人头攒动,显得有些狭窄。一辆经营餐食的小推车,支在路牙子上面的人行步道上,旁边几张折叠小餐桌排在一边。摊子前,围着一群刚刚从校园里走出来的大学生。

这个小食摊与众不同,经营的是一种砂锅,极像东北出名的“乱炖”。一张展开的木质案板上,排列着十几个方形小塑料菜篮,里面是洗切好的蔬菜,青菜、萝卜、刀豆、芹菜、青椒、黄瓜、菠菜、鲜韭……此外,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调料钵子。案板的另一头,一只大煤气罐接着七八个火头,火头上放着砂锅,“咕嘟咕嘟”地冒着泡儿

在沸腾。

在食摊前忙活着的是一对夫妻。女的拿着一把大竹篾夹子,忙着为食客选菜。她一边按要求往盆子里夹菜,一边算着价格,随口报出应付款数。男的在案板的那一头,负责煮菜,放各种调料。围在摊前的孩子,根据老板娘的报价,扫案板上的二维码付费,一旁的箱子上,小喇叭连续不断地发出收款的报账声。从喇叭里听得出来,学生们所选的“乱炖”,一小盆的价格在三四十元到七八十元不等。

连续看了两三个女生选菜付款,又看到旁边的折叠桌子上,好几个男生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,我便在餐桌旁坐了下来。

“为什么喜欢到这个摊子上来吃东西?大学食堂的菜不合你们胃口?”我问。

“不是。我们的学校食堂办得还是蛮好的,平时很注意菜品的多样性。不过,我们想家了,所以还是喜欢来这个摊子,吃吃我们自己想要的老家味道。”一个正在大快朵颐的学生与我搭话。

“在这里能吃到老家的味道?”我感到几分不解。

“他们家这个摊子,最大好处是能够让我们自己选择,选食材,选调料。你看看,我们几个人吃的都不一样。”

“是的。”旁边一个戴眼镜的学生说,“西北来的喜欢酸,湖南四川来的喜欢辣……这个摊子,可以满足我们的各种要求……”

听到这里,我心中不禁为这对夫妇的经营之道叫好。